

新中国成立15周年，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，换上来一位女同学，相互一看，都禁不住叫了起来，原来是小学同学

礼花！礼花！

□肖复兴

貳

小时候，国庆节一定要看礼花，礼花就像大年三十的饺子一样，是国庆节的象征。那时候，我家住在北京前门外，站在房顶上，一眼就可以看见天安门广场，大约晚上八点以后，听见大炮轰轰一响，第一拨礼花腾空而起，就绽放在头顶。

中学时代，国庆节多了一个节目，到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。我们是男校，要和女校的同学配对一起练习。男同学站外圈，女同学站里圈，一曲之后，里圈的女同学上前一步，后面另一个女同学上来，一场练习下来，走马灯一样换好多个女舞伴。高一那年的国庆节，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，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，换上来一位女同学，相互一看，都禁不住叫了起来，原来是小学同学。

分别四年，竟然在这里见面，忍不住边跳边聊，礼花映照着她青春的脸庞，那一曲舞曲

1968年夏天，我去北大荒。国庆节歇工，清早，飘起了细碎的雪花。想家，想着到晚上该是上房顶着礼花绽放。而在这里，天远地远，哪里能看礼花开满夜空呢。

这时候，生产队开铁牛的老董，正在发动他的宝贝，说要到富锦县城给大家采购东西，晚上队上会餐好吃！我和伙伴们想去买礼花，爬上了他的铁牛的后车斗。老董拉着他往富锦跑，雪花铺在路上，霜一样白皑皑一片。铁牛跑了小半天跑到富锦。谁知

好多家商店过节都休息，我和伙伴们着急，到处转悠，终于看到卖烟花爆竹的地方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买了一大堆，跟着老董轰隆隆地跑回队里。

那一晚，队上杀了一头猪，杀猪菜饱餐一顿，酒酣耳热过后，全队的人都围到了院子里，等着我们放烟花。可那一大堆烟花，一路下雪受潮，怎么也点不着，急得我们一头汗。老董大声喊着小心，跑过来替我们点燃。当那烟花终于腾空而起绽放开来，大家都欢呼叫了起来。那些烟花都很

參

好几年前的国庆节，我是在美国过的。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庆节都要放礼花的，美国的国庆节也不例外，只是在美国过我们的国庆节，得自己操心。好在那里买礼花很方便，还都是来自中国。

国庆节的晚上，自家人饮一杯酒庆祝之后，抱着一抱礼花，带孩子走出房门，准备放花。四周静悄悄，墨一样的夜空，成为了礼花登场的最好舞台。尽管买的礼花远没有天安门广场上的礼花那样大

气磅礴，却也让夜空多了几分别样的风姿。

礼花刚刚绽放完，看见邻居家的房门开了，夜色中穿过草坪，匆匆地走过来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手里拿着一个圆筒般的东西，笑吟吟的递给我们。

原来是一枚硕大的礼花，他说是过美国国庆节时没有放完，看见我们正在放花，赶紧找了出来，让我们一起放。

我们谢过他，他站在我们的旁边，看我们点燃他拿来的那枚硕大的礼花，那枚礼花璀璨

简单，只是在天上翻了一个跟头就下来了，在细碎的雪花映衬下，和北京的不一样呢。不一样，就在于它们像是沾上了雪花一样，湿润而晶莹。

今年夏天，疫情的缘故，和伙伴说好回北大荒看看的，没能成行。曾经在那里教过的学生发来短信告诉我，即使来也回不去原来的生产队了，人们都搬到场部的楼房里了。心想，国庆节再放礼花，得到场部了。不过，买礼花不用再跑那么远的富锦了，现在场部就跟一个小县城一样，东西应有尽有。

天猴一样飞上天，先是一声礼炮一样的巨响，然后伞一样地打开，垂下金丝菊一样的花瓣，纷纷如雨而下。大家都叫了起来。他的这枚礼花，给这个异乡的国庆节增添了别样的色彩。

今年的国庆节又要到了，我不在美国那座小城，儿子一家还在，他们买了好多礼花，准备在国庆节晚上放。不知道这位好心而热心的邻居，还能不能再增添一枚别样的礼花？不是我贪心，我喜欢那种大伙同庆的感觉。



晚安

□吴乙一

春风中，失去的回忆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刻
——晚安，遥远的爱人
——晚安，沉寂且开阔的道路

那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元勋蔡济民的家乡，曾走出过三十多位辛亥志士，是响当当的“辛亥革命第一村”

回到黄陂

□王业群

没想到这辈子会踏上故乡的土地。

从前我总有些好奇，父亲是怎么认识母亲的？他们一个在黄陂，一个在红安，虽处湖北的同一区域，可怎么说过去也分属两个县啊。

直到这次回了黄陂才恍然大悟。原来，父亲家乡王家都村，其实和红安隔着相当近的距离，估计步行也就一二十分钟路的样子；两县中间的交会处，田间仅以田垄为界，走着走着，一脚就跨过去了。

尽管黄陂现在已是武汉市的一个区，可到了王家都后，我还是不得不为这里的贫穷与荒僻感到吃惊。只是，行走其间，乡村泥土散发出的那种特有芬芳，以及宁谧、葱茏的田野风光，着实让人有几分着迷。

我们最先到达的地方，是挨在王家都村旁的王仲夏村。它附近有一处葬岗，我们从墓群中辨认出了王家多位亲人的墓地，其中包括我奶奶、我大伯和他儿子以及我三叔等人的，它们一字排开在坡岗底下，因缺乏维护而略显残旧。武汉一道来的几位亲戚，按照当地风俗，点上香，燃放烟花鞭炮，噼啪的炸响声和腾起的烟雾，老远地方都能听见和看到。

接着，我们前往母亲的出生地——红安金家湾。二舅的两个女儿此前已经分别从武汉、西安专程赶了回来。脚一踏红安地界，我们旋即从这里步行折回到黄陂境内的王家都村，希望能在那里找到王家的祖屋。

祖屋的位置依然依稀可辨，只是房屋早已消失不见，地基周围长满了野草和矮树丛。本家一位长者带路，我们在不远处田野一片坡地的小树林里，终于找到了当年埋葬爷爷的地方。不过坟茔早已无存，稀疏的林子里，只长着大片齐膝深的青草。无奈，我们只得拨开草丛，在地上插几炷香，燃放几串鞭炮，算是象征性地对爷爷作了祭拜。

一座乡村的振兴首先需要的是用教育去点亮未来的曙光

乡村母校

□曾龙

农村小学。

我的老屋相隔小学不远，不过上学时常要穿过一大片荒芜的坟茔，这成了我儿时最大的心悸。父母因生意失败欠了巨款，在我小时便去深圳打工还债，每年仅在过年时有一面之见。我至小便由爷爷奶奶抚养接送，小学同学的父母也大都外出打工糊口。所以，我儿时的童年虽然欢愉无忧，却始终会感到迷失于某种情感的归属。后来，母校举办了一场给父母写一封信的活动，这才知那缥缈的情感事实上早已有成形的出处——留守儿童。

我读小学时，算得上复兴小学最为鼎盛的时期。学校每个年级有一个班，几乎每个班都人满为患，常常座位会密集到租住教室的后门。我们班主任是个中年女人，一头乌黑蓬松的波浪发丝，她同时教我们语文学，而英语老师则是由学校从外面“引进”的，在学校给我们上完课后便会匆匆离开赶赴另一所乡村学校。除了主科老师，还有一位体育老师，印象倒是模糊了。

三年前，我重返母校时满眼所见都是破败凋敝。曾经繁闹喧杂、生意涌动的景象已不在，仅余下六个沉默寡言的学生。老师是个瘸腿的老先生，我去学校看望时，他总是用一种尖锐而警惕的眼神不断地打量着我，让我倍感刺痛。而今，母校似乎又重回了昔日的生机与繁茂。不仅重换了机体与容貌，也同样为年幼的生命们注入了新的灵魂与渴望，那个瘸腿的老先生已不在，驻留校园的是个年轻、满口普通话的女老师。我想，一座乡村的振兴首先需要的是用教育去点亮未来的曙光。



何氏祠(国画)

□林容生

学得一妙招，从此婆媳和平相处

啰嗦

□吴玲瑶[美国]

到邻居家喝下午茶，正好遇到他家读高中的儿子放学回来。他一到家就进自己的房间，把门关上，门上挂出一张纸牌，写着“MLS”。我们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？妈妈尴尬地解释：“MLS是‘免啰嗦’的缩写，叫我不要一直nagging，不要一再重复说：先做完功课才可以看电视，才可以打电动。”

孩子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，不用长辈多管束，许多妈妈承认自己是有点啰嗦，但都是为子女好而作出的提醒，有错吗？

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没有耐性听取大人的宝贵经验？是不是从小就听训太多？记得我上中小学时，升旗典礼上校长或训导主任接连上台，重复又啰嗦地讲话，大会大训，小会小训，说完三点之后又有三点，长篇大论没完没了。讲的人口沫横飞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却没重点又语焉不详，但真正要传达的信息就是那么几句话。有时开到最后会有几个学生在大太阳下晕倒，被抬进保健室。

工作之后遇上了话多的老板，说什么重要的事情得说三遍，振振有词地强调：“因为重要，所以一定要重复，如果不重复，就有一个人不重视，该重复就重复，不该重复就不要重复了。”听得大家频频打哈欠。

不过也有个性特别啰嗦的人，不必重复也重复。记得有一次到国内开会，旁边坐的是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饶范子女士，谈到这个话题，她讲了一个笑话给我听：话说一个秀才上京赶考，家

……猛地醒来才知道，此生我与母亲再也不能相见了！

牵挂

□常树辉

样过了七八天，见还是没有信来，母亲便开始直接往乡邮电所里跑。

从村里到乡上，母亲每天要翻越一公里的河沟洼地，步行两公里的乡间土路。这样又是跑了一周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时，母亲再也撑不住了。在乡邮电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边哭边走，找到乡武装部的张干事，半是哀求半是责怨地说：“你们把我的孩子给拉哪儿去了？！总不会是路上给拉丢、拉掉了吧……”

回到家中，她大声责怨父亲当初不该让我去当兵，并说出了“你要包（赔）我儿子”的狠话。父亲也坐不住了，饭顾不上吃，一口气跑了四个村庄，找几个同乡入伍战友的父母写信给他们的儿子打听我的情况。

当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立即请了假，翻了两公里海島山路，到岛上邮电局为父母拍了电报：“平安到队，请勿念。”母亲这才放下心来。

听姐姐讲，我当兵走的前两年，母亲因为过分地想念和牵挂我，经常一个人坐在地里偷偷抹泪。特别是当有人向母亲谈起我的情况时，母亲便会放声大哭。

2000年，我调到了广州部队机关工作。那时女儿刚出生，母亲放心不下，坚持着要来广州看看。

此时，母亲已年近古稀，一生劳作让她落下了一身的疾病，在广州足足待了两个月才回去。这是母亲第一次来队上来看我，也是最后一次来看我。飞机落地郑州，母亲便打来电话，动情地说：“这次去广州，看着恁都挺好，我放心了……只要你能在部队好好地为国家工作，照顾好妻小，我死的时候你不回来都行……”

母亲一语成谶。母亲走的时候，我真的没能回去……

这些年，随着岁数增长，尤其是自己也成了父亲后，对父母对儿女的疼爱与牵挂，有了深切体会，深感母爱的无私与伟大。尤其怕每年过母亲节，日子一临近，我就格外地想念母亲，一个人独坐窗前，望着蓝天，想母亲在另一个世界，是否会挨饿受冷？是否开心？是否快乐？……如此胡思乱想，等猛地醒来才知道，此生我与母亲再也

不能相见了！

母亲一语成谶。母亲走的时候，我真的没能回去……

母亲一语成谶